

我想起了忏悔

目 录

第一辑 自然与人

我们还能再见到彩虹吗	3
那片林子没有了	7
土地不生长塑料袋	11
是什么把水弄脏	14
独坐雁荡山	17
剑川暮雨	20
相思树前	23
断头的美人鱼	27
战争之城	30
走在城市	33
栏杆的退化	37
椰子方糖	39
最热的那一天	42
从细节开始到细节结束	45
激情的舞台	48
听雨	52
味道	60

第二辑 爱情和家

父母读本	69
------------	----

男女诗篇..... 79

爱情札记..... 89

家庭忌语..... 96

家的构想..... 99

爱情拉稀 102

脆弱的爱情..... 105

爱情距离 108

座位问题..... 111

高考作文题..... 115

好心情是最好的伴侣..... 117

婚姻是一本书..... 119

爱情是性欲的最终比喻..... 123

第三辑 生命与歌

温馨是一种境界..... 129

宽容是一种爱..... 133

节省是一门学问..... 137

时间是一张节目单..... 141

爱好是一粒种子..... 145

才能是埋在地下的煤..... 149

名牌与时尚..... 153

读书和美容..... 157

巴赫的遗产..... 161

我想起了忏悔..... 164

死之随想..... 167

中年之歌..... 170

怀旧在心上打了一个死结 174

第三种友谊.....178

生命是一条河.....183

女足感想.....189

第一辑
自然与人

我们还能再见到彩虹吗

有些自然现象正在从我们的身边消失，就像有些美好的童话、古老的传说、质朴的民谣无情地从我们身边消失一样，让我们徒生许多无可奈何的感伤。并不是因为它们如同恐龙似的，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可能和必要，而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将它们伤害、抛弃乃至迫使它们消亡。

彩虹，就是这些自然现象中的一种。

我们有时都想不起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来了，在我们繁忙庸常的生活中忽略掉它，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只有在电影电视中，或在画报、画展里，才能偶尔见到它，但它离我们显得那样遥远，那样不真实，仿佛只是一道用颜料画上去的背景，只是我们臆造的一种想象。就我自己而言，只有在童年的记忆里，才有雨后湿漉漉的天空横跨出一道绚丽的彩虹，曾经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的儿子今年19岁了，自从在北京生下来，他就没有见到过彩虹。也就是说，彩虹起码有小20年消失在我们城市的上空了。

这实在是件很无奈的事，但有时细想想，它有什么用呢？它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闪而已，对比城市正在迫切的需要和人们膨胀的欲望，它连杯水车薪的作

用都谈不上。人们连地上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了，还管得了天上的事情吗？以前，在北京的大街上，就能一眼望得见西山，天空晴朗，能见度强。但那时北京尽是矮矮而破旧的平房。现在高楼大厦多了起来，水泥的建筑将天空切割成了残缺不全的碎片，晚上连看星星都难了，更别说彩虹了。

再细想，即使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又有什么办法呢？大气的污染，废气的上升，汽车尾气的包围，煤烟粉尘的迷漫，像一桶桶搅拌好的墨汁纷纷泼向城市的天空，将天空遮挡得总是灰蒙蒙的，难见一片蔚蓝。雨后的彩虹不是不出现，而是被污染所挡住，只出现在别的地方了。我们毁坏了彩虹赖以生存的自然，它当然要惩罚我们，不让我们再看见它美丽的姿容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它的毁容者。

也许，正是这种心理一直潜藏在心里，有一天突然见到彩虹的时候，我确实有些惊呆了，继而是兴奋得不知所从，仿佛真的看到了一个睽违已久的童话或阔别多年的儿时的旧友。

那是今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云南的丽江往剑川赶的半路上，天下起一阵大雨，但很快就停了，太阳露出来了，天空正飘洒着太阳雨，细碎的小雨珠在天空大地之间连接起透明的轻纱，水洗过的天空和空气，是那樣的清新、清澈、清明，车子像是干干净净地行驶在一个童话的天地中。就在这个时候，一道七色彩虹异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左侧。由于左侧是一片平坦开阔的稻田，无遮无拦，彩虹从头到尾呈现得非常完整，弯弯的一道美丽的弧，格外开阔，横跨天际，高大的拱桥一样恢宏地映衬在眼前。真是天造地设

的美好和巧合，天空的一泓湛蓝，稻田的一派金黄，托起的彩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辉映得色彩是那样的明快、鲜艳、绚丽，清爽纯净得没有一点杂质相扰，高蹈绝尘，羽化成仙，简直像是泰纳笔下一幅绝妙的水彩画。

不仅我一个人拼命地敲打着车厢，无所顾及地叫喊着司机师傅快停车，生怕不期而遇的彩虹会和我们失之交臂。那几乎一致的叫喊和举动，让我相信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已经多年没见过彩虹了。

大家拼命地和彩虹照相，仿佛球迷兴致勃勃地和心目中渴望已久终于遇见的明星合影留念。欢笑声和太阳雨尽情地飘洒，清风和稻香纯净地荡漾。那一刻，真是万念俱消，一切纷扰和喧嚣都已经荡然无存，像走进一个不敢碰破的梦境。只有彩虹不动声色，默默地望着我们。不是它早已经见多不怪了，就是它将抛弃了它的城市人也抛弃得干干净净了。

车子继续往前走，彩虹一直跟着我们在走。但我知道再走多远也只是暂时的，一走进大都市，就再也见不到彩虹了。

如果说彩虹是天空的一道漂亮的眉毛，我们城市的天空已经是一张脏兮兮难以洗干净的脸了。

我忽然想起前不久的一个夜晚乘车在北京的三环路走，天刮起大风，突然整条大街上飞旋起无数的白色塑料袋，在天空尽情地飞上飞下，白哗哗一片，不是像纷纷扬扬的雪花，而是像白色的幽灵，不知藏在什么地方，风一来就突然随风一起肆无忌惮地群魔鬼来舞。只要细看，便会发现这些塑料袋都是从大街的中间和两旁的绿化带里飘出来的。不用说，是白天被

人们随手丢在那里面的，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丢在里面，被绿树和绿草掩盖只是暂时，风来时就原形毕露，到头来还不是惩罚我们自己？如果说，城市的发展必须要建设高楼大厦，而废气的污染也是现代化所必然带来的麻烦，城市本来就是从自然中走来，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背弃自然，有些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这些塑料袋并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用心将自己的手把严将塑料袋扔进垃圾箱就可以了。如果说前者是我们的能力问题，塑料袋则是我们的素质问题。

一路行车，满眼飘舞的都是这样的塑料袋，说明不是一人所为，也不是一天所为。想想，没准也有我们自己不知在哪天随手无意却是理所当然抛下的塑料袋，没准扔完之后还要伸出兰花指用纸巾擦擦，再把废纸随手抛下。我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的破坏者。我们还怎么祈求天空晴朗能够重现彩虹的姿影？

其实，我们和我们的城市见不到而损失掉的东西不仅是彩虹。我们就像掰玉米棒子的狗熊，掰掉一个就毫不在意地扔掉一个，我们并不觉得可惜，而总是自以为是而越发实用地认为掰着的那一个才是重要的。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运气再见到彩虹？

那片林子没有了

一直到昨天，我才终于不得不相信，那片林子真的是没有了。

昨天，北大荒来了一位老朋友，外号叫做严大胡子。我当年去北大荒的时候，他还没有我现在的年龄大，一脸苍黑的络腮胡子很是威风凛凛。他在那儿干了大半辈子，那儿的一切包括那片林子，都和他的童年、青春乃至现在的白发苍苍连在一起。他力气大，能干活，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在那片林子里干活，中午吃饭把冻得梆梆硬的馒头放在铁锨上火烤，他坐在林子里的树桩上一口气吃下8个半馒头，那片林子给他好胃口，给他和我同样的美好记忆。

饭桌前，我问他：“底窑那片林子真的没有了吗？”我问他这话，带有疑问，也带有希望，希望他回答我的是否定。说那片林子还在，即使是比原来少了好多树木，但现在大多还在那儿郁郁葱葱地立着。

但是，他告诉我那片林子确实真的没有了。一棵也没有了！

那是一片多么好多么大的林子呀！谁也不知道它在那儿生存了多少年。反正当年第一个跨过七星河的人，就看见它在那儿挺立着，它起码拥有比我们

人类在那儿早好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没有我们时就有了它；也可以说，有了它才有了我们的生存的可能性。

它离我们生产队只有8里地，紧靠着七星河边，铺铺展展，巍然壮观，无论我们是要走出生产队，还是回生产队，抄近道都要穿过那片林子，远远的就能看见那片林子。看见那片林子，我们的感觉就是到家了。我在那儿生活了6年，它给了我6年这样亲切的感觉。那片林子里有许多美丽的白桦、柞树、椴树和少见的黄檗。春天和夏天就不用说了，所有的树都那样的绿，地上长满了青草，开满姹紫嫣红的野花，椴树满满枝头白色的小花，吸引着无数飞来采蜜的蜜蜂。即使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林间的小路，树上的叶子都落了，林子依然那样的美，白桦亭亭玉立，一身洁白的树皮和白雪相互辉映，是只有少女才会拥有的纯洁美好的感觉。而柞树头上挂着几片残存的猩红的叶子，在寒风中抖动着心动般的火焰，在皑皑白雪中更是格外醒目。那是只有列维坦和克里穆特风景油画中才会出现的美丽的景色。那儿的每一棵树都是一个精灵，整个一片林子就是一个神，总是能让人那样对它神往，那样对它充满想象和敬畏。

最难忘的是那年的秋收前，我在那片林子里找到一根黄檗的树枝，弯度是那样的适合，几乎没有用怎样削，就做成了镰刀把，似乎它是天然为我预备在那儿的，就等着我来捡，简直像是童话一般和我握手相逢。镰刀换了几把刀刃，镰刀把却一直使到离开北大荒，送给了留在那儿的一个伙伴。

还有那年我们在七星河边修水利，就住在底窑，

在那片林子里搭起帐篷，一住住了整整一冬一春。开春的时候，没水喝，渴得要命，我们割开白桦的树皮，从树皮里面滴出清凉晶莹的水珠，真是沁人心脾，是我以后再也没有喝过的天然美露了……

现在，那片林子真的说没有就没有了？

去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七星河》，里面说到了那片林子。那里农场的一位好心的同志写信给我，说要沉痛地告诉我你写的那片美丽的林子前几年就已经没有了。我不大相信，16年前，我大学毕业时曾经专程回去过一趟北大荒，看见那片林子还在的嘛！那么大的一片林子，怎么可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就是一棵棵树地砍，也得砍上好大一阵子的呀！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游击队曾经在那儿打过仗，即使是纷飞的炮火都没有让林子烧光。闹胡子（即土匪）的时候，胡子在那儿出没，吃喝拉撒睡外带绑票烧杀都在那儿，那片林子也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为什么到现在却真的没有了呢？我确实不大相信，就像不大相信曾经的一个好朋友，正值当年，意气风发，曾和我朝夕相处，手足相亲，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呢？我想即使是滥砍滥伐，也不可能全没有了吧？怎么也得保留一些树，起码保留那片林子的一点影子，聊供人们的一些回忆吧？

但是，那片林子却真是片甲不留，棵树无存。

严大胡子从那里来，他说的话不容置疑。

我们都垂下头，久久没有说话。

隔了好大一会儿，我问他：“砍掉了那片林子干什么用呢？”

他说：“种了地。”

我问：“北大荒那么多地不够种？非得砍那片林子？”

他说：“你不知道，你们走了以后农场改为土地承包，都想多承包地好多赚钱，地再多也不嫌多呀！”

我实在无语。我们的眼睛有时就是这样的近视，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祖先留给我们遗产，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都可以这样毫无愧意地斩尽杀绝。那样一片美丽的林子，起码几百年才养育的蓬蓬勃勃的林子，被我们只争朝夕在瞬间就砍得个精光。我们确实有时过于近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我们已经不惧怕大自然对我们惩罚，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自然之神的敬畏之心。

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每天都会有多少这样林子乃至比林子更可宝贵的东西，被我们人类自己的手破坏殆尽。我只知道那片曾经摇曳着一片绿意葱茏、挺立在我青春记忆里的林子，彻底地没有了，永远的没有了。

土地不生长塑料袋

在全国油画展览中，我见到这样的一幅油画，画的是城市街道的一角，安静的中午时分，街道两旁的楼房静静的没有一点影子，美丽地沐浴在暖洋洋的阳光之下，像是一个个温暖的白日梦。楼房的式样和颜色都很漂亮，街道不宽，但古色古香，曲径通幽。但画面醒目的不是街道和楼房，而是一个很大的塑料袋，正飘飞在街道上空，飘飞在道两旁的楼房之间，正好处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线的位置上，占据了人们视线的要津。

当时，我身旁的两位观画者悄悄地议论：挺漂亮的油画，干嘛非要画上这样一个塑料袋？把画面的美感都破坏了。

起初，我和他们的议论同感。但我很快地省悟过来，这个显得有些硕大无比的塑料袋，恰恰是这幅油画的精髓。如果仅仅画上哪怕再漂亮的楼房和街道，只是写生而已，这样的油画，几百年来我们看到还算少吗？但在所有古今中外大师们曾经画过街道和楼房的油画中，从来没有见过一幅画是画上过塑料袋的——起码我是没见过。

塑料袋和我们的街道、我们的楼房，或者说和我

们整座城市，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或者，塑料袋已经如同飞翔在城市上空的洁白的鸽子和式样新颖的风筝一样，升堂入室成为绘画中的一种语言，可以是画面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让人爽心悦目？

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为画家对我们熟悉的城市的敏锐的揪心般的沉痛，于司空见惯和熟视无睹中的发现，和在那种动静对比、轻重反差之中的深思而感动。

在我们的城市中，你难道没有这种发现吗？没有在我们经常走过的街道、日日住过的楼房周围，常常会看见这样的塑料袋吗？当塑料成为一种发明而走向我们的生活服务并方便于我们的生活之后，塑料袋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伙伴，可以说是不可一日无此君。我们上街卖菜卖水果卖衣服要用塑料袋装，我们上班带文件带书带饭盒要用塑料袋装，塑料袋，可以说手到擒来，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便当然容易很不在意地随手拿随手扔。塑料——这个现代文明的产物，竟然有一天在城市成为了文明的垃圾，实在是文明所始料未及。我们人类不断地创造着文明，却也不断这样和文明开着恶意的玩笑。

如果说，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城市人已经无可奈何地被塑料袋所包围，也许有些夸张，但这种白色污染正在困扰着我们，并且有日益蔓延之势，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幸亏画家在他油画上只画了一个塑料袋，他只是给我们一个善意的提醒。

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可以生长花，生长草，生长大树和粮食，却不会生长塑料袋。飘飞在城市上空的

塑料袋在蚕食着我们的城市，埋在地下的塑料袋在污染着我们的土地，在日后我们子孙存活的日子里，不会变为种子，只会成为恶果而加倍惩罚我们。